

髡面风俗文献拾零

李 炳 海

髡面是我国古代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风俗，自己割面流血，表示沉痛、忠诚。髡面，或称劈面；髡，有时又写作梨。对于这一风俗，《佩文韵府》《经籍纂诂》、《辞海》都在有关条目予以罗列，惜其受辞书体例限制，征引材料不多，难以窥见这一风俗全貌。兹根据笔者所见，将有关文献辑录如下，并稍加辨析。

《后汉书·耿秉传》记载有匈奴髡面的丧俗：

（永元三年）匈奴闻秉卒，举国号哭，或至梨面流血。

（李贤注：“梨即髡字，古通用。髡，割也。”

耿秉建初元年（76）拜度辽将军，巡边七年。匈奴怀其恩信，故以割面流血的方式表达对耿秉的哀悼。《魏书·孝文五王传》载：

（清河王元怱被谋害后）朝野贵贱，知与不知，含悲丧气，惊振远人。夷人在京及归闻怱之丧，为之劈面者数百人。

元怱是北魏孝文帝元宏之子，博涉经史，兼综群言，宽仁容裕，雅爱宾客。故其被害在北魏上下内外引起极大震动。从当时礼仪及前后文意推断，文中提到的“夷人”指北方少数民族成员。北魏都城洛阳设有四夷馆，专门安置来自境外的各族人员。北魏人称洛阳是四方风俗，万国千城。从哀悼元怱一事可以看出，北方少数民族把髡面风俗也带到了洛阳。

《周书·异域传下》对突厥丧礼叙述道：

死者停尸于帐，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，陈于帐前祭之。绕帐走马七匝，一诣帐门，以刀髡面，且哭，血泪俱流，

如此者七度乃止。……葬之日，亲属设祭及走马斫面如初死之仪。

这是有关斫面风俗较完备的记载，各主要辞书对这一材料均忽略未录。《北史·突厥传》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。

回纥活跃在唐帝国北方，唐肃宗幼女宁国公主嫁回纥葛勒可汗磨延啜（唐册命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）。葛勒可汗去世，围绕丧俗问题在回纥发生了争论，《新唐书·回鹘传》写道：

国人欲以公主殉，主曰：“中国人婿死，朝夕临丧，期三年，此终礼也。回纥万里结昏，本慕中国，吾不可以殉。”乃止。

回纥既有以妻殉葬的习惯，又有斫面而哭的丧仪，宁国公主弃其前而从其后，是有保留地入乡随俗。回纥斫面而哭的丧俗和突厥是相通的。

《大金国志》卷39载有女真族初兴时期以刀斫额的丧俗：

其亲友死，则以刀斫额，血泪交下，谓之送血泪。

其割划部位为额，同前述各族稍异。

汪古部源于沙陀突厥，成吉思汗统一各部时并入蒙古。宋元人称汪古部为白鞑靼，宋赵珙（前人曾误作孟珙）《蒙鞑备录》记载：

所谓白鞑靼者，貌颇稍细，为人恭谨而孝，遇父母之丧则斫面而哭。尝与之联轡，见面不丑恶而腮有刀痕。问曰：

“白鞑靼否？曰：“然。”（《说郛》卷54，涵芬楼本）

宋元人将蒙古族分为白鞑、黑鞑、生鞑三种，白鞑在丧礼中以刀斫面，这是对突厥古俗的继承。他们腮上留下的刀痕，成为在蒙古族中辨识汪古部人的标志。

古代北方民族斫面（额）之举不限于对死者的哀悼，它还出现在其他场合，表悔过、忠诚、图志等感情。例举如下：（1）据《晋书·刘曜载记》记载，刘曜称帝后，羌氏反叛，权渠自号秦王。刘曜派兵讨伐，羌氏战败，“权渠大惧，被发割面而降。”

自刑其身，以示悔过、降服。（2）唐肃宗在安史之乱中即位，回纥使者前来致意，请求出兵助讨安禄山。杜甫诗《哀王孙》述其事：“窃闻天子已传位，圣德北服南单于，花门剺面请雪耻，慎无出口他人狙。”（《全唐诗》卷216）“花门”指回纥，杜甫另有《留花门》诗，自注云：“甘州东北千余里，有居延海；又北三百里，有花门山堡；又东北千里，至回纥牙帐。”

（《全唐诗》卷217）花门山在回纥境内，故用以指代回纥。“花门剺面请雪耻”虽为诗句，但必定有事实根据。（3）《大金国志》卷1、卷27有两处记载。1115年，辽天祚帝率兵十万出征，期必灭女真，“阿骨打以刀剺面，仰天大哭，谓其部落曰：‘不若杀我以降。’”阿骨打以刀剺面，激发了部下的斗志，一举击败辽军。金天会七年（1129），兀术率兵南征，自登州入海道，破南宋三十余州，直至两浙。“兀术回至镇江，宋将韩世忠提海舟驻扬子江以邀之，兀术不得渡。刑白马，杀妇人，自刃其额以祭天。”表示对天神的诚信，是身处绝境时的祈祷方式。

有剺面古俗的北方各族，其血统上缘于匈奴，其活动地域或重合或相邻，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。而且，剺面之俗在本世纪仍有残留，胡朴安《中华风俗志》下篇卷8对新疆哈萨克丧礼有如下叙述：“其俗，夫死，妇皆毁容。戚友吊唁者对之痛哭，以爪抓面，流血为戚，否则鄙笑之，以为无情。”此为古代北方民族剺面风俗的演变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